

四十年前西藏臧行（下）

周昆田

加達賴坐床大典紀略

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舉行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二十二日，今年二月適為四週年。當時奉國府令派前往拉薩，會同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其事的，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禮卿）先生，經呈准成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經印度入藏，筆者亦隨同前往。現在，自吳委員長（四十八年十二月病逝台北）以下各員，或已作古，或隔大陸，或去他國，惟筆者一人尚在此間，回憶往事，歷歷猶在目前，殊不勝今昔之感。而西藏自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匪軍入駐後，已造成千古未有的變局；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亦於四十八年（一九五九）逃居印度，近年曾訪日、訪俄、訪美，流亡海外，失去其寧靜的生活與神聖的地位；其仍然留在西藏的同胞們，則日受迫害，水深火熱，思之令人心痛。茲當此值得紀念之時，爰草此短文，以供中外雜誌補白之用，並示不忘此一泥上的鴻爪。

——筆者

隆重舉行坐床大典

養性之所，並畜有名駒多匹，以備不時乘用。

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既經中央明

令認定，吳委員長乃即通知熱振呼圖克圖，並同

意其擬議的日期於庚辰年藏曆正月十四日，即國

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農曆正月十五日，舉

行坐床大典。

西藏傳統，在靈兒或呼畢勒罕未坐床前，應

住於達賴的夏日別墅（或云夏宮）羅布嶺岡（寶

貝林之意）之內。此一別墅，在拉薩的西南郊，

內具園林亭榭之美，清靜無譁，為一極好的修心

，往訪其父母，其父母雖係青海的藏族，但言語習

慣，都與青海的漢人無異。

在坐床大典的前一日（即二月二十一日）上

午約八時許，西藏地方政府以盛大的儀仗迎接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至布達拉宮。呼畢勒罕，乃於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往訪靈兒（在中央未認定，吳委員長既據熱振呼圖克圖所報，轉呈中央定其為呼畢勒罕前尚稱靈兒）拉木登珠於羅布嶺，於互換哈達（互換哈達或贈送哈達為藏人見面必有之禮貌）後，提出各項問題問之，靈兒懂得漢語，均能一一含笑作答，舉止亦極沉着，以年方五歲的幼童，竟聰穎如此，殊屬難得。嗣又

乘坐大型的肩輿（在清代西藏僅有兩人可坐肩輿：一為達賴，一為駐藏大臣。吳委員長行抵曲水後，亦換乘大型肩輿，以符舊制），前導以高大的頂馬（馬戴圓錐形的錦帽，頸懸紅色長纓，不騎人，名為頂馬）數匹，文武百僚按品級的高低，乘馬護衛於肩輿的前後，往觀的僧俗民衆，人山人海，途為之塞，沿途鼓樂齊鳴，聲震山岳，其場面的偉大，據云，係自第十三輩達賴坐床後，數十年來所僅見。約在十時許當迎接行列行抵

中

外

雜

布達拉山下時，以大型肩輿無法上山，呼畢勒罕乃改乘似爲布製的小型肩輿，由二人抬之而上，除少數隨從者外，餘遂各自散去。

坐床大典於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五時在布達拉

宮的大殿舉行，大隊人馬，都在半明的月光下，向布達拉集中。時晨光微露，大殿內電燈的光線

也不够明亮，頗有些神祕的氣氛。依照舊例，所有在場人員的座位如次：

一、達賴及吳委員長（如清駐藏大臣例）坐

北面南。
及僧官等坐西面東。

二、中央官吏坐東面西。

三、熱振率司倫（高於噶倫）、各呼圖克圖

及僧官等坐西面東。

四、噶倫及各世家公子坐南面北。

五、尼泊爾、不丹等國代表坐東面西，位在

中央官吏之下。

至於英國代表古德，則因座位問題未出席。

參加此一典禮人數，共約五百餘人，均沿東

、西、南三面入

座，中留廣場，

以備各項活動之

用。所有儀式（

儀注），亦悉依

舊例進行。

典禮開始時

，首由熱振呼圖

克圖起向達賴行

三叩首禮，三噶

倫（原爲四人，

有一噶倫駐昌都

經並宣讀疏文，

約十餘分鐘始畢

。次即由堪布一

幅掛於達賴座



(下) 行藏西前年十四

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四十八年逃居印度前在拉薩布達拉宮的寶座上留影。

上，寓長壽不變之意，另由一堪布以宗喀巴僧帽（尖頂黃色）加於達賴之頂，表示其正式的繼承了政教法統，亦如歐洲的加冕。至此，遂由呼畢勒罕的身分，變爲達賴喇嘛的身分，法號阿旺羅桑丹津嘉穆錯。於是熱振率各呼圖克圖向之獻哈達及五供。吳委員長及隨行的中央官吏亦進哈達致賀。跟着由司倫、噶倫及大小僧官吏魚貫而前，敬獻哈達，亦間有獻五供者，達賴恆以手撫摩噶倫以下各員之頂，以示親切，受之者則視爲無上的光榮，因人數衆多，約一小時始畢。旋有辯經師二人，在殿柱兩側互相問難，顯示所學的高低。嗣有幼童二十餘人入場舞蹈，身着藏袍，手持短鉞，隨着鼓音的節拍而進退，簡單文雅，或即我國古代舞勺的遺意。舞蹈畢，乃有進茶進飯各節目，參加者亦都獲贈羊肉一大塊，吃不了時可袖藏而歸。最後乃有搶奪麵餅一幕：麵餅係糌耙所製而用油炸，宛如內地的油餅而較寬厚，於以上各節目完成後，即由另一室運至殿中南下方，堆積如山阜，其上更排列牛羊肉，高及屋樑，一聲令下，乃有僕役平民數十人入殿爭搶，各堪布手持木棍及皮鞭隨之亂打，一時聲音嘈雜，情緒緊張，直至餅與肉都被搶盡，始各散去。此一儀節，聞西藏相沿已久，乃係以熱烈的場面，象徵着將來的吉祥。有關西藏政教大權繼承的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遂在此一高潮甫退的情況下宣告完成，達賴、吳委員長及所有的賓客都各退去，時爲九時三十分，計費時四個半小時，以冲齡的達賴，穩坐座上，既不倦怠，也未移動，且以綢帶自做一金剛結贈予吳委員長，其聰慧

鎮定，迥異常兒，殊值得稱讚與佩服。

坐床大典既告完成，熱振呼圖克圖及噶廈等

，遂於三月八日電呈國府林主席及軍委會蔣委員

長云：「十四輩達賴佛慈慈衆生，化身早臨，僧

俗羣衆，皆大歡喜，乃於藏曆正月十四日陞布達

拉宮寶座，舉行大典，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員

會委員長親臨，並贈賜禮品，祥瑞十分，感戴無

窮。」

既。至於中日戰事，現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舉祈禳，祝禱中央勝利」等語。

藏俗：每當過藏曆年時（時間與農曆極接近），例有各項敬神及娛樂的活動，如跳神、神兵

操演、酥油燈會、喇嘛誦經傳招……等等，本年

加上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中央有大員在藏，

各項節目的推出，更見精彩，所有民間的游藝團

處歌舞，人人歡樂，盛況

尤屬空前。此由現存中央

電影公司的「西藏風雲」

（原名「西藏巡禮」，乃

隨同入藏記者，就現場拍攝，於四八年加入西藏

抗暴運動鏡頭，遂改現名

）一片中，可見梗概。

冊封授勳移靈

交涉

吳委員長此次入藏，

固是代表中央會同熱振呼

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

喇嘛的坐床大典，但其他

的重要事項，也藉機予以

一併洽辦。

第一是冊封熱振呼圖

中央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三

五）十一月，便錫封熱振呼圖克圖以輔國普化禪師名號，頒給金冊金印，交由護送班禪回藏專使前為誠允，後為趙守鈺賈往辦理，奈班禪回藏迄未成功，冊印乃繳還蒙藏委員會保管。適此

次吳委員長奉命入藏，正可乘便完成此一手續。

同時，中央以熱振呼圖克圖及噶倫等，安定西藏

，久著勞績，特授給熱振二等采玉勳章，噶倫等

三等采玉勳章各一座，由吳委員長攜往轉授。到

藏後，經即商定：冊封熱振並授給勳章的儀式，

訂於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在錫德寺正殿舉行，授

給四噶倫勳章的儀式，訂於同日下午三時在同一

地點舉行。屆十五日上午，吳委員長率隨行人員

前往，熱振已先在，禮堂中設一案，陳列金冊金

印及勳章，吳委員長代表國府主席立案左，隨行

人員依次排列，熱振立案右，其所屬僧官亦依次

而立，典禮開始後，熱振先向主席獻哈達致敬，

由吳委員長代表接受，隨由吳委員長將冊印及勳

章遞交熱振恭收。禮成，熱振親送吳委員長等至

殿外，乃回坐殿中受藏官的祝賀。下午，授給四

噶倫的勳章，亦在簡單肅穆中完成。

第二是有關班禪靈輶回藏及交通問題的商榷。

第九輩班禪額爾德尼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與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相處不洽，而東來內地，

由北平而南京，中央待之甚為優厚，及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中央乃派遣護送專使，送之取道青海

回藏，但因西藏地方政府多方拒絕，英人亦有勸阻的表示，遂致遲滯途中。二十六年抗戰發生，

爲顧及對英的外交，班禪乃奉令暫駐青海的玉樹

，不意竟於十二月一日在玉樹圓寂，其靈輶及屬



大陸淪陷後達賴（中）與班禪（左）偕往訪問印度時留影。

下（班禪行轅）人員均移駐西康的甘孜，中央除派戴院長傅賢前往甘孜致祭外，並積極與西藏地方政府商洽班禪靈櫬的回藏問題。迄二十八年二月七日，又因班禪行轅的人員與西康駐軍發生衝突，遂復還駐玉樹，其回藏的要求更見迫切。

吳委員長既身在拉薩，自須設法使此問題獲得解決。而在吳委員長啓程入藏時，班禪行轅對西藏

地方政府會提出要求條件，請作轉治，自應予以一併提出。其次，由於西藏對內地前往人士，多採取封鎖政策，致交通梗阻，使兩方關係不能臻於融洽，亟應謀其改善。吳委員長因於三月十日派組長孔慶宗、祕書周昆田（即筆者）、諮議張威白（交通部駐拉薩電台台長），就上述三案（含班轂要求）與噶廈商洽。噶廈係以噶倫四人（一僧三俗而以僧爲首席）組成，辦事取合議制，同在一室辦公，均席地而坐，面前置一長方形的矮几，寫字則右手執木竹片製成之筆或鋼筆，左手執一摺疊成爲長形之紙，就手上由左向右書之（不需伏案）。當孔處長等三人去時，由三噶倫親予接見，在其辦公室中商談，最後，噶倫等以案此三案無法解決，經送開會議商討，並降神問卜，迄四月二日乃接得噶廈公所的復文如下：

一、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鈞鑒：茲奉漢曆三月十四日所發公文三件，內附班轎一行人等所要求的條件，詳查後，即已轉呈攝政雲蒸熱振呼圖克圖。

竊維中藏來往一節，係中央念其漠藏施主情誼，較前尤增之雅意，在藏方亦不得不體貼盛意。然藏地非他國可比，地高土小，年內收穫只有一

次，以是糧食出產頗少，已在委員長洞鑒之中，若大批多數人到來，必爲人民之痛苦。所以對於長駐藏地，致礙人民之無論何種人物，以及攜帶武械等事，不得不分別詳查。除中央公務人員因公入藏，可隨時由無線電洽商外，其他朝山禮佛暨商界來往等事，係關於地方太平，雙方應宜原諒，當照承認。今委員長勦德無量，駕臨藏地而後，以佛教政治振興發揚，並中藏較前和睦，疆域安寧爲念，不勝感謝！此等事宜，得以應手之門徑，舉列於下：西藏係宗教政治並施之國，專以振興佛教以及全球衆生得獲安樂爲主要，以是政府應有入款，概爲宗教上應用之費，雖蒙中央爲漢藏施主之誼，予以和平，然邊界官員數人，不遵中央命令，破壞漢藏和平，屢次衝突，一向已將藏土德格、鄧科、瞻對等處奪佔，至今尚未退還，竟將藏方奉佛之資，取爲已有。且藏經多載『藏不安、漢不平』之語，則是上項各地佔領而後，於中央無益而反有害，於藏方失去該地之收入，遂將應需奉佛費及該地寺僧並補充三大寺僧徒等費，較前減少。以故非但於宗教有害，而且西藏民衆實深痛惜疑貳。因此，各處邊境常駐官兵防守，以致衛藏上下人民，困苦殊深。且漢藏中往來不便者，皆因邊境不平之所致，請將藏土德格、鄧科、瞻對等地歸還藏方，並由中央嚴飭各邊界不得照前滋事，俾得邊地平靜，則西藏人衆心信意服，漢藏和平，較前尤進，並恢復奉佛之資，振起佛教，萬壽無疆，漢藏政治進展，人民享福，往來便利等，實屬重要之事，懇祈查核迅賜示復。關於班轅之事，靈廟財物，現在何

地？亦請中央調查，當即遵從函令，行至邊界自當歡迎，以及應當顧念之事，則亦當從妥辦理。○

「逕啓者：貴噶廈二月二十五日復函一件，經已轉呈委員長閱悉，茲奉諭：『班禪法體回藏事，亦從妥辦理一節，自當卽予轉呈中央核辦。又關於內地與西藏間官民往來辦法，噶廈之意，中央公務人員因公入藏，可隨時由無線電接洽，其他朝山禮佛及商界來往等事，關係地方福利，當照承認，惟對於攜帶武器，彼此應分別詳查等情，雖尙略有窒礙，但此後可由駐藏辦事處（按此時駐藏辦事處已成立）隨時與噶廈商洽，總期雙方交通益臻便利。至於噶廈函中所稱：請將德格、鄧科、瞻對等處交還西藏云云，查自前清雍時劃分川藏疆界，德格、鄧科、瞻對等處之土司地方，概歸四川雅州府管轄，原非藏地，且所請已溢出交通問題之範圍，未便轉呈，應卽函復噶廈」等因，相應函達，卽希查照爲荷。此致噶廈公所。

蒙藏會駐藏辦事處

第三是成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清代在凡西藏軍政上的重要問題及官吏的任免等，均由駐藏辦事大臣轉報朝廷核辦。迨民國成立後，改駐大臣為駐藏辦事長官，民國二年派鍾穎繼駐藏辦事大臣聯豫之後為長官，旋鍾為藏人所逐，退出藏境，乃改派陸興祺為護理駐藏辦事長官，但陸在印度無法入藏，因奉命在加爾各答組織辦事公署，當亦無大作用，中央駐藏辦事機關遂告中斷。

蔣致余於二十七年夏返渝，只有交通部無線電台台長張威白由蒙藏委員會委為諮詢，在藏維繫。現在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既在中央支持下轉世坐床，關係自日臻密切，有待商討之事亦日漸增多，吳委員長為適應此一新的形勢，乃亟謀在藏設一具有代表性的機關，惟對於名稱方面，頗費研究，初擬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駐藏行轅」或「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兩者中擇一而行，經於二月二十九日以電呈請行政院核示，及三月八日得行政院復電，以前者不合體制，後者地位嫌低，應恢復設立中央駐藏辦事長官公署，囑與藏方商洽。吳委員長遵於三月十三日派顧問奚倫往晤熱振呼圖克圖，提出討論。熱振為避免英人或藏中部份人士從中阻擾，反有礙於雙方的情感，因建議：吳委員長儘可先行返渝復命，俟將來時

致余駐藏，接洽未了事宜，於是中央始續有人在藏，惟尚未正式設立機關。不久，劉樸誠病故

，蔣致余為副處長，限於四月一日籌備成立，同時分函熱振呼圖克圖及噶廈知照，並分別派員

面告其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意義，隨於三月三十日電呈行政院報告經過。

功德圓滿原路東返

吳委員長在藏，既將各事辦理完畢，遂於四月十四日啓程，循原路取道印度東返。後藏札什倫布寺以遠未能與前藏寺廟同時佈施，吳委員長乃派顧問奚倫為代表，於四月八日由拉薩前往，期事竣後在江孜會合回渝。行期決定後，除致函噶廈分別準備烏拉外，並電呈中央報告行期。西藏地方政府比派代本（為武官名稱相當於國軍的團長）嘉札為護送專員，率衛士沿途侍護，所徵烏拉亦各如期集齊，奚顧問及吳委員長與所有行轅人員均各如期成行。西藏地方政府及各方人員，對吳委員長的歡送情形，與到拉薩時的歡迎情形，完全一樣。

在西藏山地旅遊的時間，有四句流行的諺語：「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臘，學狗爬。」

這都是就藏曆的月份而言，與內地的農曆月份相當。即是在正月二月三月裏，山被大雪所封，不能行走；四月五月六月裏，是霪雨的季節，行走不便；七月八月九月裏，天高氣爽，無雨無雲，正是行走的最好時期；十月、十一月（冬）、十二月（臘）裏，風大酷寒，行旅維艱，只有學着狗爬，俯身縮臂奮力前進了。再則，在西藏山地旅遊，每日必須起早（約五時左右）上路，未到十二時便須宿站休息，否則時間一過中午，便狂飈頓起，震撼山谷，愈吹愈大，迄夜始停，人馬當之，都會發生傾跌的危險。說也幸運：當我們由印入藏的時候，正是農曆冬臘的月份，除自熱隆、朗噶而至白地的兩站，距離較遠，未能午前到達，致受狂風的短暫襲擊外，其餘都甚平穩，而每日豔陽高照，天氣溫暖，也未嘗到「學狗爬」的酷寒滋味。及至四月中旬由藏赴印的時候，正是農曆三月初，也一路順利，沒有受到「雪封山」的痛苦。只是在藏南的春丕谷遇到大雪，錫金境內的德司馬遇到豪雨，都是在宿站以後的下午，且不久即霽，無礙行旅，反增加一些高山中所少見到的景色。

五月七日抵岡多，九日抵葛林堡，住處均與來時相同，五月十六日抵印度加爾各答，時當歐戰日趨劇烈之際，各地均呈緊張狀態。由於張顧問國書在噶林堡患嚴重的痢疾，未能同陣到加，除已留單醫官問候在旁治療外，筆者復奉吳委員長之命，獨身回噶林堡協助照料。奈這時英德斷交，凡德國的貨物，包括藥品，在印度均無法進口，治病最有效的德藥「藥特靈」，亦遍覓不

獲，單醫官於無辦法中，乃前往大吉嶺搜購，幸有一家藥房，尚存有若干藥特靈的粉劑，視同至寶，遂以高價購得，張顧問的病勢因而日有起色，不久竟告痊癒。筆者乃於七月初先張、單二人前往加爾各答（甚得黃總領事朝琴先生照顧）乘輪渡印度洋經仰光飛渝，時已七月中旬，距吳委員長抵渝之日（六月十一日）已遲一個多月了。

而押運公物及行李等件，自仰光改乘火車、汽車，取道滇、黔回渝的行轅人員，則至七月底始完全到達，比筆者又遲半個月了。吳委員長於是呈准行政院，將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於七月三十日撤銷，並編呈入藏報告，中央派員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一案，至是遂告結束。

歷史回顧波折起伏

我們回顧過去元、明、清三代的史實，尤其是清代康、雍、乾三朝對藏的經營，中樞在藏既設官分職，漸漸實行統治，後並掌握其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轉世坐床的大權，是中國在藏的主權早經確立。即自英國初向西藏滲透，無論是辦理交涉或簽訂條約，都是以清廷為對手，認中國為西藏的主權國。及道光、咸豐而後，國勢日頽、尼泊爾、錫金、不丹三藩邦又被英國所奪，在英國處心積慮下，我在藏主權乃搖搖欲墜，至民初西姆拉會議時，英國乃只承認我在藏的宗主權。但歷史的事實與西藏宗教上的傳統，却非外來的力量所能改變，西藏地方為使黃敎教義繼續發揚於青海及蒙古的大眾之中，對於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的轉世及坐床，自仍須呈報中央依照舊例

辦理。故此次中央派吳委員長入藏主持其事，不僅有關西藏政教大權的延續，在國家的立場言，也是我國在藏主權的恢復及行使。無奈時當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後，中央忙於對外，有關在藏建立的基礎並未臻於鞏固，於是英國及藏中少數份子百端挑撥離間，使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中央欲由雲南經藏軍駐地的察隅而至印度東北，修條中印公路而被拒絕；平時擁戴中央的熱振呼圖克圖，後被迫辭去攝政，舉笑增達札以自代（因達賴須至十八歲始親政），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熱振且被捕入獄，五月八日暴死獄中，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亦頻受壓力，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乃陷入低潮。三十七年（一九四八）行憲的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選舉總統副總統，西藏地方及旅居內地藏族所選出的國大代表，多蒞京出席，關係又轉良好。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共匪全面叛亂，中央退處廣州，西藏地方乃以杜絕共匪入藏為藉口，強迫中央駐藏人員（包括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交通部無線電台及教育部拉薩小學等），於七月八日全體離藏，行政院閣院長對此雖發表嚴正聲明，但無效果，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乃頓告中斷。翌年，西藏地方政府在共匪的誘騙下與之簽訂所謂「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協議」十七條，

共軍遂源源入藏，西藏的政教大權亦遂落入共匪之手，並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造成了西藏千古未有的變局。迄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三月十日拉薩抗暴運動發生，第十四輩達賴喇嘛離藏逃印，共匪用飛機大炮鎮壓此一運動，羅布嶺岡、三大寺以及附近寺廟的宏偉建築，都橫遭破壞，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偽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再經過各種暴政的摧毀，所有西藏固有的文化已蕩然無存，僧侶亦大多被迫還俗，宗教亦已名存實亡，回想過去西藏地方歌舞昇平、自由自在的盛況，不禁黯然。我全國各族同胞，亟應團結一致，以中央的領導為標準，努力奮鬥，早日光復大陸，重整邊疆，以享受文明世界中應受的福祉。

清·金·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評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特價八

折七二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